

# 允许海鸥来青岛举办国际航展

高伟

海鸥在冬天又飞来了  
带回它们的妻子和儿女  
从西伯利亚飞呀飞呀飞来了青岛  
那拉起翅膀的姿势  
像一架一架小型飞机  
群飞的时候  
比珠海的航展还有款有型  
克莱因蓝的大海上  
古老又年轻的栈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仿佛在检阅一场万只海鸥的青岛国际航展  
太阳光洒下来 像金子们在跳舞  
把水中的礁石感染成月桂黄色  
服饰感爆棚的海鸥  
一万只银雪般的身子  
突然实名制开放了  
成了一万片不要命的锦绣  
一万只海鸥听了集结号那样团结在一起  
像一万只滑翔机 它们俯冲  
转身复而拉升 突然的颠簸  
献技绝佳的艺术飞行  
陆海空携同 战略战役战术  
高级又完美  
天空上呈现出海鸥版的中国结  
这一切不是演技  
这是大自然的灵性附着在这些  
小小生灵的身体里面  
允许海鸥来呀来再来呀



插图 阿占

允许海鸥来青岛举办国际航展  
冬季到青岛来看海鸥吧  
海鸥千里万里捧来的地方  
那里的人美心善胸怀宽绰  
那看海的心情  
就像点上了青岛啤酒和姜汁的生蠔  
新鲜得可以生吃  
冬季来青岛看海鸥吧  
来做一个与汪洋大海的密接者  
世界不只有人争人愁还有鸥翔人和呀  
人类打打杀杀你死我活的龌龊事  
允许在海鸥的眼里不屑一提

# 让我牵挂的“小偷”

李忠义

当我面对那个自称“小偷”的男孩,有种无以言状的惆怅。稚气未脱的脸,迷茫忧郁的眼,让我震撼、心痛,甚至多了几分牵挂和同情。

三十多年前,一个临近春节的傍晚,天上飘着雪花。从青岛回家乡的我,错过了回家的最后班车。找朋友不着,我漫不经心地在小城的大街上溜达。夹着雪花的寒风,紧一阵慢一阵地刮着。我裹紧衣领折进荷花湾南边的那条胡同,想填填肚子暖暖身子。总算找到一家小店。屋内干净整洁,炉火烧得很旺,上面的水壶“吱吱”作响,整个屋子暖烘烘的。

“老板,一碗羊汤,一个麻辣豆腐,两瓶啤酒。”我找个靠近炉子的地方坐下,招呼着店主。

“一人不喝酒,两人不赌钱。”喜欢热闹的我倍感冷落。电视上在播放新闻,我草草扫了两眼,就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致。

羊肉汤辣得我额头冒汗,旺旺的炉火烤得我摘下帽子、脱掉了外衣。不过酒喝得没劲,自斟自饮,没滋没味。我期盼朋友会突然出现,即便吹吹牛聊聊天,我亦心满意足。我知道是异想天开,朋友此时说不准正在哪个地方喝得热火朝天。

好象八点不到的光景,新闻联播刚播完一会儿,我对面冷不丁坐下一个人。我诧异,那么多空闲地方,他怎么就单单坐到了这里?抬眼瞅瞅他,十七八岁模样,乡下孩子打扮。看出他是此处的常客,店主不等他说话就端上了酒菜。他好像很饿的样子,狼吞虎咽地吞食着。我好奇地瞅着他,猜测着他的身份。

“小伙子,哪里的?”我先开了腔。

“中庄的。”他声音低低的,脸上显露着恐慌。

“来,一块喝杯。”我给他倒酒。

“不用、不用。”他捂着杯子推让。见我一再坚持,他不情愿地松开了手,朝周围看看又赶忙低下头,眼睛盯着酒杯出神。

我没话找话,问一句,他答一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在这寒冷的冬夜,能有人陪我喝喝酒,说说话也是缘分。好奇怪的小伙子!至于别的,我没多想。

“你是税务所的,大哥?”这是他主动说的头句话。他看见了我搭在椅子靠背上的制服和桌子上的大盖帽。我点了点头。

“我们那里也有个税务所。”他说了第二句话。气氛有些松动。几杯酒下去,小伙子有点兴奋,话多起来。他告诉我,他在莱州一家纸箱厂打工,放假回家过年,他在旅馆住三四天了。打工?不回家?住旅馆?我脑子里多了几个问号。

“你家里人知道吗?”我还是漫不经心的样子。

“不知道。”小伙子开始沉默,空气显得沉重。

“出了什么事吗?”

“我……”他欲言又止。好一阵沉默,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好似是下了决心,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哥,我告诉你,我,我是小偷。”

“什么,你,小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满脸稚气的男孩说自己是小偷!墙上的表已指向十点,其他客人早已走光,店主趴在柜台上打盹。那一阵的空气也似乎停止了流动,我的神情也一定是怪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小伙子向我道出了原委。他们几个“哥们”破门盗窃,他负责望风,分得几千块。害怕被公安逮住,他只好外出打工躲藏。临近年关,他却有家不敢回。白天猫在小旅馆里,晚上到这个偏僻的小店吃饭。他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眼里闪着泪光。

“税务大哥,我怎么办?”他的话里带着哭腔。

“去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又是一阵难熬的沉默。

“税务大哥,你送我去吧。”小伙子似乎看到了希望。

“好!”一种被信任的感觉让我激动,虽不是热血沸腾可也是豪情万丈。我实在无法拒绝那期盼的目光。他是小偷,可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雪越发大了起来,街上偶尔见几个匆匆而过的行人,稀稀拉拉的路灯发着惨淡的亮光。陪同男孩走进了公安局大门。风停了,雪住了,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

事情过去多年,对我仿佛发生在昨天。我疑惑男孩为啥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的制服、我的大盖帽……我至今找不出答案;他走投无路还是突然良心发现,我说不准。惟有他那声“税务大哥”,让我久久难忘。我把我的奇遇讲给他人听,没人相信是真的。



人生百味

## 小学奇事

姜兆义

退休后,往事加速遗忘,但小学经历愈加清晰,且回味无穷。

现在的小学是六年制。我的小学是五年制,但却上了六年,这便是当初的“奇事”。我是1969年秋季入学的,班级里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六岁。因1961年的孩子少,没法单独招生,而1963年孩子多,便出现三个年龄段同入学的现象。更罕见的是,一年级上了三个学期,四年级又上了三个学期。这不只是一个学校或青岛,而是整个山东都这样。一年级第三学期,没有教材,主要学《毛主席语录》。四年级,山东将春季入学调为秋季入学,又延长一学期。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去小组集合点,统一排队前往学校。同组同学都住附近,只要到齐便可出发。由于没手表,若人不齐,就很麻烦。等得久了会迟到,组长要受批评。组长一到,便整队出发。所以,其他人不敢晚到。若组长没来,副组长左右为难:组长是否请假不知道,若代行整队,组长来了,便会被批评;若带队迟到,副组长也要承担责任。刚上小学,我便担任副组长,倒霉的事偏降在我头上。上学不久,小组在集合点等待出发,但组长迟迟不来。同学担心迟到,让我整队出发。我带队到校后,上课铃没响,组长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她当面质问我“谁让你带队的”,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又过了几天,当我来到集合点,发现同学已出发,便急急忙忙往学校赶。到了学校门口,虽然提前十分钟的预备铃未响,却不准进校门。当时纪律规定,不统一排队,不准单独进校。那天,恰巧我班班长值班,她看我落单,不容解释,不准进校。等上课铃声响起,才允许进校。当我来到班级,班长骄傲地走进教室,我却被拦下。当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我的委屈化为眼泪,道出原委,引得全班大笑。老师没有批评,只是说,“男子汉!别哭了。”

那时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划分若干学习小组,集中到一个同学家做作业。开始,大家乖乖呆在一起学习。时间长了,一些“奇事”便发生了。那时,课少作业也少。会的同学很快做完,不会的同学也会迅速抄完,其他时间便随心所欲。开始在同学家玩;然后在同学家的院里玩;最后便冲出大院,走向“世界”。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海泊河公园。这里有动物、溜冰场,是最有诱惑力的地方。时间久了,公园吸引力下降,探险精神膨胀。夏天,曾到青岛电厂的蓄水池,脱光衣服在水池中玩。有一年,还跑到第一海水浴场。当时,我们不会游泳,虽然内心害怕,但看到一个同学跳入水中,也鼓足勇气,大胆扑进水中。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让成人后的自己也感到后怕。熊孩子的盲目勇敢,造成的悲剧会给家庭带来永久伤害。

当年开门办学,课堂教学安排不多,外出活动十分丰富。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参加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期间发生过许多“奇事”。一次,观看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片中主人公悲惨的命运使我们都掉了眼泪,继而小声哭泣,逐渐化为嚎啕大哭,整个影院的哭声压过了画面音。体育老师站出来,大喝一声:“不要哭了!”哭声终于消失,电影声音得以恢复。相对于观看电影,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对孩子更有吸引力。学农是拾麦穗、受苦受累;学军是野营拉练,有点吸引力;学工是去青岛长途汽车站服务旅客,超受欢迎。当时,长途汽车站每天早晨都有文艺演出,演员是车站职工,观众是等车旅客。我们在看台的第一排,旅客须站在我们后面观看,这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节目比较简单,有独唱、小合唱、诗朗诵和山东快书。歌唱得好的同学有时也能一展歌喉,并得到加倍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旅客上了车,我们两人一组到每个车上送水,还经常应旅客的要求,在车上为他们唱歌。不管歌唱得好不好,我们都像歌唱家一样自豪。

没有应试教育的小学,简单而快乐。五十年后的今天,拥有丰富物质条件的孩子,有了更多增长知识的机会,生活变得复杂,但不能忘记,要给孩子更多的快乐。